

传承弘扬、创新发展“晋江经验”

晚事如烟 泉因有你

我与泉州晚报的故事征文

主办单位 泉州晚报社 晋江文旅集团

投稿邮箱:qwzy@qzwb.com
(邮件主题请注明“我与泉州晚报的故事征文”)

在泉州生活久了,家喻户晓的泉州晚报,恰似老友一般,日日相见。每天清晨的油墨香味,精准地标记着光阴的刻度。

年轻时候的我,只是泉州晚报千万读者中毫不起眼的一个,每天除了翻看一下新闻,还对在报纸上发表好文章的作者们充满了钦佩和艳羡。何时我才能妙笔生花,在泉州晚报的广阔平台上绽放文采呢?

春去秋来,寒来暑往,一转眼人已到中年。虽然岁月改变了容颜,但不变的是那颗澎湃的心。泉州晚报播撒的阅读火种,早已在我的生命里燎原,我长年累月地在泉州晚报的文字世界

纸上微光照亮我的文学路

□张族浩

里,搜寻丰富的语言矿藏,博观而约取,厚积而薄发,渴望迎来一个文学的春天。

2022年春天的一个雷雨夜,夜色如墨,暴雨如注,望着窗外的景象,我担忧起了满城开放的刺桐花,随即灵感迸发,即兴写下一首励志的诗歌。第二天,我尝试着将这首小诗发给泉州晚报副刊部,但心怀忐忑,不知道是否能得到认可。没想到,两个月后就发表了。

第一次投稿诗歌,就能在泉州主流权威媒体上刊发,这成了我文学地图上的第一个坐标。惊喜之余,也燃起了我的文学梦想。

步入2023年,蓦然回首,我于2003年初来到泉州,青春懵懂,到如今,一晃已在泉州工作生活了20年。回首这二十载的匆匆岁月,泉州城市里的角角落落,日常生活中的点点滴滴,如潮水般涌来,无法抵挡。我将这些细碎的感动与思考汇成文字,化作一篇篇散文,陆续绽放在泉州晚报的版面上。

2024年开始,我的散文创作更是

进入高峰期,得到连续发表……每次拿到刊登有自己文章的报纸,我总要对着阳光照了又照,仿佛捧着一个新生的婴儿,反复端详,并忍不住把喜悦分享给亲朋好友。

从最初的青涩练笔,到如今的笔耕不辍,从一个写作新人,到频频见报发表,再到汇编成散文集,再到加入作家协会……这一切始料未及的惊喜,皆因泉州晚报为我提供了发表作品的平台、成长的机会和持续的动力。

天圆地方,日月盈昃,赓续古城千年文脉的泉州晚报,不仅赋予我们文学爱好者信心和视野,更是我们走上文学创作道路的见证和攀登文学高峰的阶梯。无数文学的嫩芽,正在这方文化沃土上舒展腰肢。

就像我很喜欢的歌曲《蜗牛》所唱的:“我要一步一步往上爬,等待阳光静静看着它的脸,小小的天有大大的梦想,重重的壳裹着轻轻的仰望……任风吹干流过的泪和汗,总有一天我有属于我的天。”任何一个人想进阶,都要经历一番从尝试到突破的艰难跋涉,

涉,有幸遇到泉州晚报,她陪伴我走过一程又一程,让我在文学的道路上,最终拥有属于自己的天地。

(作者系房地产企划负责人)

扫描二维码
阅读征文作品40
1985-2025泉州晚报创刊40周年
四十年笔墨写春秋
新时代携手再出发

新世说

近日整理书柜,一沓沓尘封已久的书信呈现在我的眼前,这些已经发黄带有岁月痕迹的信笺,大多是我在师专学习期间与亲朋好友往来的信件,时隔多年重读,往日的温馨和情谊跃然字里行间,让我感觉既熟悉又陌生,一股久违的甜蜜和温暖洋溢心头,将我带回到曾经写信读信的幸福时光。

我写的第一封信,是十岁那一年。远在三明的大姨给我们家里寄了封信。父亲说,你来写回信吧!于是,在母亲口述下,我文字不会就用拼音代替,勉强写就一封千余字的信件。用书信表达对亲人的问候和挂念,那是第一次。

再大一些,负笈到泉州就学,血脉亲情全靠书信联系。姑姑们偷偷给我买夜宵的钱,是夹在信里一并寄来的,信封背面还标注着“内有贵重物,请勿随便拆开”字样,此举如今想来忍俊不禁,但当时的人是真的淳朴,姑姑们屡试不爽,此种信件从不曾遗失。

大学即将毕业,大家忙着在毕业

从前书信远

□刘辉煌

留言册上互赠留言,写上地址,并附上各自的照片。文科班的学生到底要多愁善感些。离歌响起,大家在校园里追着渐渐远去同学的背影,忍不住大声喊着:“别忘了写信!”阳光直直地洒在校园操场的绿草地上,一端是我们几个定定的身影,一端是渐行渐远的背影。别离,让我们显得渺小而孤单,但书信,却成了我们联系的纽带。

我们果真不食言,书信往来不断,说工作的苦恼、失意和对未来的期许。初为人师的那段时间,我喜欢窝在学校的宿舍里,一个人静静地读信写信。信写好了,就连装信封、寄信也满是仪式感。单是信纸就有好几种叠法。现在想来都有些模糊了。叠信纸要宽窄适度,装进信封里才恰好。封口后,信封要平整,而不是鼓鼓地凸起,然后贴好邮票,再投进绿色的邮筒。接下来是掐

着手指算日子,几天后能寄到?几天后又能收到回信?

盼信的日子满是期待,收到信后的惊喜就是补偿。曾经那样的慢时光里,想知道对方的消息要经历写信、寄信、盼信、读信,心意随着时光的流动一起辗转传递。岁月不是自己流走的,它是带着我们的思念和盼望一同向前的,因而我们记住了那样的一个日子。书信也成为我们这一代人的浪漫。曾经,李春波的《一封家书》唱响了无数游子的心声,也触动了无数在家思念儿女的父母。游子在外的一点点滴滴,通过一封封家书与家人分享,尽管语言平实,却充满了真挚的情感。这种与家人诉说生活琐事的方式,成为那个时代人们心中最珍贵的回忆。对于这些记载着我成长印记的书信,我总是妥善保存,还时不时地翻出来反刍重温,真有“见字如面”的感觉。

如今我们疏离了纸

笔,整天与手机耳鬓厮磨。科技的发展让情话可以在电话里倾诉,也可以靠微信传递,还有谁有耐心等待上好几天甚至几个月期盼一封信件呢?曾经那么亲切的手写书信,已悄然远离,写信与读信的幸福时光也永远被定格在心灵的深处。也许,那种写信与等待书信的日子里所蕴含的期待与惊喜,是现代通信方式无法替代的。我怀念那些日子,怀念那份书写的真实与感动。



(CFP图)

终于想起他的大名

□白水

容频频用“老同学”开头。本以为这个万能称呼能蒙混过关,谁料对方直接精准喊出我的名字!那一刻,我表面淡定从容,内心却惊涛骇浪:难道我当年在学校因“威名远扬”而让人记得更牢?他感慨岁月匆匆,说差不多十多年没见了,我只能机械地“嗯”应和,心里却还在疯狂循环:“他到底叫什么名?”

交谈中,我开启“回忆杀”模式,一个劲儿地往记得的同学名字上聊,恨不得把初中同学通讯录在脑海里翻个底朝天。我聊起他住的区域,说起记忆犹新的往事:偷偷改同学作文本上的名字,冒用别人名字给班花写表白情书,也在运动会上为班级荣誉挥汗如雨……可时间一分一秒过去,那个关键的名字依然躲在记忆的昏晃里不肯露面。

一计不成,又生一计。我想到加微信这招,说不定他留下名字和电话,就能瞬间唤醒我的记忆。我在对话框里认真留下自己的信息,还特意提醒:“要备注一下,不然微信太多,会忘了谁是谁。”满心期待他能“自报家门”,结果他只留了电话,还顺着我的话点头:“对对对,要备注。”我盯着那孤零零的电话号码,欲哭无泪:大哥呀,我不知道你名字,这备注栏让我写啥?写“神秘老同学”吗?

山穷水尽之际,我突然灵光乍现!想起另一个同学阿锋在附近开了家茶叶店,这简直是救命稻草!我故作轻松地对眼前的老同学说:“要不我们去阿锋店里泡茶,叙叙旧?”他欣然同意。我强装镇定,立刻拨通阿锋的电话:“我和另一个老同学想去你店里,你猜猜他是谁。”然后,我大方得体地把

电话递给这位“神秘老同学”,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他,仿佛在等开奖。

这位仁兄也是个实诚人,没聊几句就“缴械投降”:“阿锋呀,看来你是猜不出来了,太久没见了,我是炳啊,想起来了没有?”话音刚落,仿佛有一道闪电劈开我记忆的迷雾,那些尘封的往事瞬间汹涌而来。原来他是炳啊,那个运动会上没有名次,却还笑着安慰大家的炳啊。

见此峰回路转,我如释重负。这场回忆的姓名攻坚战,终于落下帷幕。

后来,还是在阿锋的茶叶店里,我和他笑谈着之前的那场“短路”事件。阿锋调侃我:“原来炳啊在你心里这么没存在感。”见我眼睛也斜着他,他连忙解释:“其实,我也经常这样,因太久没接触而暂时性遗忘!”是呀,有些情谊就像埋在时光里的酒,哪怕忘记了封坛时的模样,开启时依然能醉人心神。名字或许只是个符号,那些共同度过的青春岁月,那些一起疯一起闹的日子,才是最珍贵的宝藏。

麻辣烫

当那熟悉的脸庞撞进眼帘,原本烂熟于心的名字,却在记忆的“大漏勺”里不见踪影,只留下“老同学”这个定性的称谓在脑海里打转。

很普通的一个午后,阳光正好,我漫无目的地在街上闲逛,突然,一张熟悉的脸庞闯入视线,四目相对的瞬间双双惊呼:老同学!他眼里的笑意都快溢出来了,而我的大脑却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突然“断电”:他的大名叫什么?

近在咫尺,四目相对,不打招呼简直会“社死”当场。可我盯着他那张再熟悉不过的脸,绞尽脑汁,只记得他是我初中同学。这就好比手里攥着一把钥匙,却怎么也找不到对应的锁孔。

没办法,我只能硬着头皮开口,聊天内

剪发

□李金范

其实,我早有剪发的打算。每次洗头,且不说要花半小时,单单梳顺头发就要捋掉上百根发丝。看着一把青丝脱落在手中,心疼极了。头发是女人的第二生命,尽管内心无数次有剪发的冲动,但拥有一头秀发,是多么有女人味啊,于是一直未曾付诸行动。

说起这头长发,已经足足陪伴我二十个春秋。记得刚进大学校门,我就一改初衷,告别短发,从此长发及腰,一直小心呵护。不管同事如何劝我烫发,我都不为所动,因为不忍心伤害发质。对于这头长发,至今我依然一如既往地热爱,不舍得剪短。即便酷热的夏天,我也熬过来了。留着长发,久而久之却疏于打理,最多是夏天扎成马尾,冬天披在肩上,洗澡或干活时把长发盘起来,发型单调又简单。

是时候改变了。看看理发店里人不多,于

是我挑了一位当了总监的理发师帮我剪发。

理发师看了看我的脸型,又摸了摸额头,还顺便打量了我的衣着和气质,便开始在我的头发上挥刀动剪。不一会儿,我那引以为傲的长发就飘落在地。镜中窥人,看到曾经齐腰的长发被理发师“剥离”成齐肩短发,刹那间心中升腾起一股无名的怒火,我怪他下手太重。还好,没变成齐耳短发,否则我真的无法承受。才剪完头发,又盼望它快快长长。

这么多年来,生活中也曾遇到许多波折,我从未拿自己的头发出气。好几次想剪头发,都忍住了。我觉得发型如一个人的性格,不轻易改变。如果一个人忽然后在发型上做了重大调整,那一定是她的生活境遇有了变化。

我的头发从短发变成长发,又变成齐肩短发,分别代表我的少年、青年和中年三个阶段。我不想剪发,还有一个原因是不想和

青春告别。此次终于鼓起勇气和青春说再见——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,接下来我将张开双臂迎接下一个人生阶段:中年。内心虽有诸多不舍,但回到家中再次镜中窥人时,我发现现在的发型,青春中透着一丝成熟,更加清丽可人。

生活中有些东西不必过于坚守。其实剪掉的无非是生长已久、有些干枯开叉的头发,有何舍不得?就像生活中许多旧物,用久了迟早要淘汰;又如过去遇见的那些无关紧要的人,都会随着时间的流逝,在生命的长河中渐渐淡去。生活亦如头发,需要经常更新,不必老是恋旧、永远停留在过去。

想开了,我也就豁然开朗,不再为地上的那堆头发伤感,也不再为过去的事情纠结。人要活在当下,一直向前,头发也一样,要跟随心境生长。剪发,其实剪出的是一个崭新的人生。



名人谈吃

●食物之于人好像油之于灯,油很多,灯就会亮,油太少,灯就会熄灭。然而一盏灯却往往因油太多而熄灭。
——(英)弗莱明

●空腹是世界上最佳的调味品。
——(西班牙)塞万提斯

●口腹之欲,何穷之有。每加节俭,亦是惜福延寿之道。
——(中)苏轼

●过度的饮食有伤胃口。
——(英)莎士比亚

●饮食如不适可而止,厨师亦成下毒之人。
——(法)伏尔泰



(CFP图)